

金门浪荡子昔日被逐族门，难入族谱。后世虽在厦门兴旺发达，难忘本源。时隔600多年后，同安“东溪陈”族人跨海金门对接校对族谱，认祖归宗，演绎着一段两岸动情的血缘故事。

# 浪子厦门后裔难剪金门血缘

本报记者 | 陈凌

站在新建的同安顶溪头村大宗祠前，71岁的陈维涵心生感慨。这座宗祠金碧辉煌，修建中带有碑座的旗杆石展示了其族人的辉煌历史。

大宗祠尚未竣工，但每天，陈维涵都要来这里走走看看。此时，总有一丝欣慰涌上他的心头。作为顶溪头村陈氏宗亲会会长，陈维涵有个心愿：待到宗祠完工后，同安的“东溪陈”不再单独立谱，而是将与金门下坑陈氏族谱对接的族谱完整地收藏在此，传示子孙，不再相忘与金门下坑之渊源。



顶溪头陈氏在金门下坑陈氏宗祠祭祖。郑友金 摄

## 认祖尴尬：“东溪陈”金门族谱难觅影

去年12月24日，同安顶溪头村陈氏宗亲一行56人乐开了怀。他们统一着装，扛着“陈姓”大旗，带上4盏大红灯笼，本村锣鼓队开路，浩浩荡荡从厦门五通码头乘船出发，前往金门金湖镇下坑村认祖归宗。

此行是应金门金湖镇下坑村陈氏宗亲会会长陈水通之邀，前去寻根祭祖的。

顶溪头村经济发达，早年获批开发成为工业区，后来又建设“闽南蔬菜批发市场”，周边经济跟着发展起来。村里人这些年来腰包鼓了，生活好过

了，大家都觉得是祖宗庇佑。

按理，村人早该给老祖宗上香祈愿，可顶溪头村民却迟迟未上路，为什么呢？原来，宗族有个尴尬：金门《浯脚陈氏世谱》没有顶溪头祖上的记载，也就是说，村里的《东溪陈氏小宗谱》无法与金门大族谱对接上。

于是，村民此行的背后，便有了一个任务：与金门下坑村陈氏校对失校数百年的《东溪陈氏小宗谱》。

当日，顶溪头村陈氏宗亲到达金门后，下坑村大小小

村民“热烈欢迎顶溪头宗亲回乡祭祖”，还直说“宗亲回来了，要好好款待”。连日来，颍川堂金门陈氏宗亲会理事长、金门县原县长陈水在亲临现场接待，陪同，金门族人宴请、话家常，丝丝爱意直涌村民的心。

陈维涵说，“两岸‘三通’了，我们最想扬祖德、固宗谊。”他们特地向下坑族亲赠送匾额和对联，对联书写着“金门银城两地缘，下坑东溪一家亲”，直读变为“金门下坑银城东溪两地一家缘亲”，寓意深远，足见用心。



顶溪头村500多岁老榕树，形成独树成林的景观。陈重艺 摄

## 交往活络：“姑婆祖”声名远扬传两岸

顶溪头之陈，又称东溪陈，一直被认为是“浯江衍派”。陈维涵说，“族谱有记载，东溪一世祖大临公是金门下坑陈氏开基始祖六郎公的子孙。大临公是六郎公第7代世孙，为乐翁之子，字廷逸，号菊芳。他生子景高，景高生子真德，号‘东’。”

据顶溪头村出土的《故哲士东■陈公墓志铭》记载，东■公19岁从泉州迁移到顶溪头，“修田筑室”，下辈从此发达。此外，族谱还记载，东■的姑姑，也

就是大临公的女儿叫陈英，“谥孝勤”。大临公去世后，儿子景高年幼，为掌持家业，帮助弟妹，陈英终身未嫁，获得族人景仰，人称“姑婆祖”。

历史上，顶溪头村与下坑村交往甚深。村中老人陈金镇说，70多年前，金门下坑宗祠主持奠安仪式时，顶溪头村就有派人去，自己的父亲正是其中一员。陈维涵也回忆，当年父亲作为顶溪头村“扛撵人”，请“王爷”到金门新头请香，路过金门下坑村时，陈

氏宗亲都会跑出来招待。

前几年，金门下坑村陈水明先生前来大陆开办“高粱酒厂”，工厂就设在顶溪头村。顶溪头族人认其是族亲，在土地出让等方面给予诸多照顾。

厦门曾厝村、西浦村以及漳州岛美村陈氏被认定是金门下坑的分支。一直以来，顶溪头村与他们均以“共祖”族亲的身份互为交好。

由此，“东溪陈”源自浯江下坑陈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

“姑婆祖”葬于蛇穴中，边上石头像蛇头。陈重艺 摄

## 相关链接

### 顶溪头古榕树 独木也能成林

顶溪头村有株500多岁的老榕树，母生子，子生孙，千万树根深入土中长成与母体相连的30棵小树，形成独树成林的奇特景观。

这株古榕生长在顶溪头村的母龙山山岭上，远看像一把巨伞，近看枝繁叶茂。奇特的是古榕树“怀抱中”，衍生着棵棵直挺挺的小“树”，约有五六米高，在树梢处与古榕树连接在一起。原来，小树全都是老榕树树枝上的气根，气根落地后又长成树干。它们互相连接，亲密无间，形成了一组十分

团结的群状树体。

当地老人说，顶溪头村原本种植了18棵榕树，现在只剩12棵。这棵榕树是历史最久的，只不过它一直长得很缓慢。据当年风水先生说，要么加高此山，要么在此山种树，树多高，视为山有多高。生长于母龙山的这棵榕树被称为“母龙榕”，村民们视其为村树。从2000年开始，当地老人协会开始组织人员管理它。他们还坚持每年为其喷洒杀虫剂，以免遭虫害。

(本报记者 陈凌 整理)  
S0111148

## 血脉相连：浪子后裔兴旺终归金门宗祠

明明一家人，缘何在金门的《浯脚陈氏世谱》中找寻不到记录？顶溪头族人此行寻根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

在与下坑村各宗长欢聚时，金门老宗长向陈维涵道出缘由：“他们说，事实上，乐翁公有两位儿子，一是子俊，另一位就是大临。大临公年轻时好吃懒做，是个十足的‘歹子’（注：闽南话，意为不务正业的浪荡子），终被族人驱逐，族谱上也就没有其应有的名分。”据记载，大临公后来来到泉州，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，甚至“家不造盖”（注：穷得造不起房子来遮风挡雨）。清光绪年前，东溪陈子孙

无奈之下，他想回去，但下坑陈氏始终拒绝。

“受到除名处理，族谱里自然找不到大临公的名字。从此，顶溪头村脱离金门陈氏，自写族谱。”陈维涵说，所幸“歹子”后裔很争气，东溪四世祖澹斋公任钱塘主簿。东溪十四世侯佳公，任广东龙门、高州和南澳“总兵”（仅比一品低），是整个下坑陈氏家族中担任过的官职最高的族人。

陈维涵说，据传当年有下坑老宗长要来认亲，但基于种种原因，顶溪头族人没有答应。

清光绪年前，东溪陈子孙

兴旺，原由周、孙、石和陈4姓组成的村庄归陈统一姓，并改灯号榕溪。后来，顶溪头村民不少分居到新加坡、南洋、台湾岛等地，有不少人成为“头家”，许多下坑陈氏那里，都是投靠他们。

祖宗事俱往矣。去年底的祭祖之行，成为顶溪头村人最为光荣的日子，“东溪陈”终于完成与金门下坑陈氏的对接，“从大临公被逐至今，算起来已有六七百年。”陈维涵说，如今，顶溪头村已花费了90万元人民币重修宗祠、姑婆祖墓和东■公墓，就是想请台湾的宗亲也回来看看。 S0111145

## 延伸阅读

### “姑婆祖”之谜

闽台两地陈氏宗亲间，一直流传着“姑婆祖”的传奇故事。这位陈氏“姑婆祖”，究竟有什么不一般的经历？

原来，大临公被逐出族门后，生活一直很贫困。所幸，他的女儿陈英乖巧伶俐，本事过人，一辈子都没有婚嫁，把持家事，抚养弟妹，吃长斋，诵佛经，手不释卷。据陈维涵预计，陈英的弟弟景高，至少是大临公65岁之后才生下的孩子，与陈英年龄相距甚远，才使陈英为之持劳。

后景高的孙子澹斋公开始，顶溪头陈氏族人开始出人头地。澹斋公生有3个儿子2个女儿，大儿子中了贡士，在钱塘当主簿；小女婿李贤贤在冬官当官。

陈英的传奇故事也因此传开了，后人不敢忘，尊称她为“姑婆祖”。历史上有位曾任“前福清州判官”的林罔孙，就为她撰写墓志铭。明朝万历年间，顶溪头村女婿、监察御史林玉柱听闻此事，特地题写了一幅“忠贞旧家”匾额，挂在陈氏宗祠内。

事实上，“姑婆祖”的墓志铭直到明朝万历41年才发现，距姑婆祖去世已有200年之久。当时有个农夫去“蔗坑山”垦荒，挖出了这块墓志铭。据推测，“蔗坑山”可能位于泉州。但后来这块碑被当时政府征收，这在《大同志》、西浦村留下的文献资料均有记载。

后来，顶溪头村族人将“姑婆祖”墓迁移到村内，葬于“蛇穴”中。事过境迁，墓址不属顶溪头村的范围内。因此，10多年来，顶溪头村人也一直无从找寻。直至去年，村里人从一位84岁的朱姓老生产队长那里获悉确切位置。

原来，所谓“蛇穴”，是因墓地边上有块石头，与蛇头很像。前面便有水塘，但相传“蛇穴”之处不能抹盖石灰，而原墓碑毁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垦荒，没了标志，很难找寻。去年底，顶溪头村人重新将姑婆祖骨骸收集入土，重新立碑，碑上刻“陈英姑婆祖碑”6字，碑后还刻有她的生平事迹，以示怀念。

(本报记者 陈凌)  
S0111126